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

Ernest Untermaan 著

劉 曼 譯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出 版

1 9 3 0

第一章 資本是什麼

在現代制度底下，隨便打開一本各學校通行的經濟學教本，你便可以從這裏面看出原始野蠻民族底資本包括着削尖的棍子，小艇，長矛和弓箭等等。我們曾經聽說，這種野蠻民族是由節儉，經營，商業本領和其他所謂資本世界的道德而變成了資本家。其他不曾變成資本家的人是一羣不善治生底份子，他們的子孫至今還是不善治生的，而且即到Gabriel的勝利可以叫他們的靈魂升入天堂或其他地方，仍然是不善治生的。

且舉勞動階級底保護者喬治 (Henry George) 的信徒中盛行底資本概念為例：

一個野蠻人尋着滿結果實的菓樹。假如他食完一切菓子，那他僅僅滿足他現在的需要，他剛好是一個通常的野蠻人。若他僅食去菓子底一部份，或是用菓子與其他野蠻人交換別種有用的東西，他乃是一個資本家。你可從硬菓得到喬治的資本和資本家底概念。

或舉歐洲政界一時視為關於這題目底泰斗之德國經濟學家羅瑟 (W. Roscher) 為例；他的資本家與喬治的資本家相似，甚至不需要如削尖的棍子那種資本。

“意想一個沒有私有土地所有權及資本底漁夫，他赤裸裸地住在洞裏，靠着海魚生活。這些海魚退潮時留在水池裏，可用徒手捕獲。假定這裏的勞動者完全平等，又假定每人每日捉魚三尾並食魚三尾。於今有些節儉的人減少他的消費為每日食魚兩尾至一百日，然後利用這一百日底儲蓄，以其五十日底全勞動力專心於漁船和漁網底製造。他得

着這項資本底幫助，從此每日得魚三十尾。”（參看羅瑟：經濟學概論四二三頁）

在氣候熱得令人裸身底地方，羅瑟曾否捕過甚麼魚，並將這些魚儲在洞裏至一百日或一百五十日嗎？任何一個美國兒童都能告知他說，這個“資本”，不到一星期就會成為腐爛的東西。羅瑟曾否每日單靠兩條魚生活過呢？羅瑟的野蠻資本家是從腐爛的魚獲得資本，而某些現代資本家是從腐爛的牛肉，零舊的乾貨，有毒的雜貨等獲得資本。就這方面而論，羅瑟的確深知資本家底特徵，但是關於羅瑟所指底資本家，至少有一個矛盾點——他親自食他的腐爛的魚，並且按照契約作他自己的工作。

現代的資本家不是這樣粗淺的。文明告訴了他們，真正進步的資本家不在于去消費他的腐壞貨物，而在于將這些貨物附以新奇名目，高價賣給不以爲怪底人們。並且文明的資本家也不要去作他們自己的工作。他頂着“上帝”（The Almighty）底代表底光輪，並勉勵工人說，他們的任務是去爲他

們的主人生產利潤。

羅瑟，喬治，以及馬克斯所指名的其他庸俗經濟學家，都是用十九世紀安格羅撒克遜人底眼光去看原始的野蠻人。他們看見從未存在過的類似物。他們很自然地忽略了隨着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情形，不同的人類進化底階段而發生的那些差別。總之，該當指示不同的社會情形是由於甚麼，他們却沒有一句話說明。

在他們看來，自從亞丹和夏娃逐出天堂底時期以來，資本家就已存在了。而且不管工具，機器，生產方法可以發生甚麼變化，直到黃金時代將要建立人類底博愛，仍然是有資本家的。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究竟喬治，羅瑟以及像他們的人，怎樣解釋從自給的野蠻資本家達到不生產的和寄生的工業主底進化呢？

完全是以節儉，商業本領等以及商業道德底無稽之談來解釋這個進化。某人成為資本家，因為他想做資本家，而其他在百萬代以後尚是窮困和依賴的人，則是由於他們自己的錯誤。你若追問誰

給某人以節儉和進取底意志，又給某人以不善治生和怠惰底意志，你可得到這個固執不通的答覆：“上帝”使他們這樣。

然則這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錯誤，是嗎？哎喲，你却知道是上帝。

是的，我也知道。但是我要問幾個問題：一個野蠻人找着一株菓子樹，究竟是那一個野蠻人和那一株菓子樹？是否這樹爲他所有，僅僅因爲是他找到的？是否其他野蠻人贊成他的要求去完全佔有這樹呢？假如他們贊成，他們用甚麼東西來交換他的菓子呢？他們在何時並如何明瞭交換底觀念呢？他們是在甚麼基礎上交換呢？

你所得關於這些問題底答案，僅是一些更多的哎喲了事。

羅瑟的野蠻人靠着腐爛的魚生活，他是裸身的，他的唯一工具乃是一雙空手。

偶然有一種靈感臨到他身上，顯然是從“上帝”來的。他在他的心想之前看見漁船和漁網。從前他既沒有聽過這些東西，也想不到這些東西是

怎麼樣的，於今他却偶然決意去每日留魚一尾至一百日，再去建造漁船並縫製漁網了。

這是一種怪異的野蠻人，一個除了空手再無其他工具，並靠捕魚生活底裸身的野蠻人，絕對不會想去儲蓄某些魚至一百日。第一，他應該根據經驗知道這些魚不能儲存這樣久。然而羅瑟却在這裏相信他有極精微的經驗。第二，這種野蠻人不能數清一百，然而羅瑟却相信他有極多的經驗。

而且生存於那樣低落的階級底野蠻人，並不懂得漁船或漁網。然而羅瑟却相信他有預知的智力，超過這階段底水平線。

在這階段底野蠻人能够體認船底觀念以前，至少他一定有火和銳利的石斧。但是，假如他有這些東西，他便不應該吃生的魚，並裸身住在洞裏。而且一個在這階段的野蠻人也決不能一晚就跳入船和網底階段。船和網是很復雜的發明，在野蠻人獲得這個概念以前，曾經過去了野蠻人底無數千年。假如我們想要明白是用甚麼方法達到較高的階段，我們必須拋除保姆假設的故事底範圍，而進

入探求歷史底研究。

在這種研究上，我們所要習得的第一件事情，不僅是在發現表面的相同點或一般的類似，更在分出相互的差別。首先我們要學習去拋除自私的資本家底見解，或因襲的和傳說的偏見，這些東西妨礙達到社會問題底公平探究的道路。在我們沒有任何實際材料以前，我們不能一下建立空想的理論。我們獲得材料於前，再由用直接探討所發現的實際事實來成就我們的理論。我們要使我們的理論符合實際事實，不想拿這些事實擠入那些預想的理論底穿套裏去。

我們採用所謂歸納研究法，我們從具體的事實進到抽象的理論，然後我們用辯證法把這事實一混合起來。這就是說：我們看作世界和社會是一些動的事物，而不是固定的和靜止的事物。我們按秩追尋現實事實底相互關係，且又從這些關係就空間和時間秩第舉出牠們的一般的類似和典型的差異，並得到一般的結論。然後轉而以這些理論應用於實際事實。我們繼續用這種方法實驗這些理

論，正如我們要用通知的還元法來實驗乘數一樣。

辨證思想底特質是：牠反映動的事物爲生存競爭底過程，在這過程中，較好的適應者勝過不能適應者，並由克服且同化不適應者，引其進到較高的形式。

我們研究資本和資本生產，也就是根據這個觀點。

我們願意曉得資本底特質。御用的經濟學家給我們一些不確切的答覆，這些答覆沒有解釋一點甚麼，反而需要更多的解釋。這些人們單是重述流行的資本家的意見，並且本着這個意見建立經濟學的理論。

某人告訴我們說，任何工具都是資本。這樣，我們曉得第三世紀用石子擊落乾菓底野蠻人便是資本家了。但是爲甚麼要落在野蠻人手裏呢？猿猴也是用石子擊落乾果的。而且事實上人類的習慣是從猿猴來的，那麼猿猴也就是資本家了。這種經濟學至好也不過是猿猴的經濟學。

另一個人告訴我們說，資本是貯存的勞動。由

此看來，蜜蜂和馬蟻都是資本家了。更有一個人告訴我們說，資本是節約的結果。那麼我們又走進羅瑟的資本家底腐爛的魚去了。此外又有人說，資本是用來生產更多財富底財富。他們所謂財富，即是任何有用的貨物，他們所謂生產的財富，即是用財富交換比這財富更值價底東西。這個遂使我們想起狡猾的野蠻人，他用他的果子與其他野蠻人交換對於他更值價的東西。所以這種說明祇合用於那著名鄉村底故事，說是在那裏的居民是由交易上底相互欺詐而變成了資本家。

末了，我們遇着全體經濟學家中最厲害的經濟學家，他知道他是出賣他的腦力，並指明腦力，優美的聲音，漂亮的面孔以及適度的身材都是資本，使我們明瞭資本。由此推到妓女，她是用她的性作為資本，推到警察，他的資本就是他的誠實。

很顯明地，這些說明僅是迫於窘困底權宜之計，牠們既沒有說明工具底意義，又沒有說明儲藏貨幣，財富，交換和資本底意義。牠們忽視，看小或低估這些主要的事情——即是勞動與勞動適應底

不同的社會情形。牠們是空洞模糊的抽象物，這些抽象物使着那般絕望的經濟學者堅信經濟學真是‘一種可怕的科學’。

用他的方法讀過十萬頁那樣的經濟學以後，讀者仍然懷疑地喊叫：‘資本是什麼？’

第二章 勞動和資本

“起先只有勞動，——一切東西都是用勞動做成的，沒有勞動，甚麼已經做成的東西都沒有。勞動裏只有生命，而生命即是人類底壽命。”這是照抄約翰底福音。

阿！是的。我知道這福音現在不是那樣讀了。但是我也知道約翰是一個工人。至於像我自己一樣的近代工人，爲何不該因襲早昔的工人底良好模範並與近代的譯經師不同，就是現在要求窮究約翰和其他早昔的工人之聖經底唯一特權之譯經師（

他們的首領已經殺掉了，因為他對於更早的工人底更早的經聖底解釋，與當時的譯經師不同），從來不能給我以任何圓滿的理由。仔細看來，我敢斷定一個工人是比譯經師更會瞭解別個工人，尤其是在關於聖經底意義我們與譯經師不同底時候為然，因為關於特權問題我們與他們不同。我想我採取這種態度，完全是公正不過的，因為譯經師常常顯出一種異常的本領來抹殺工人底詳細紀載為不確實的說謊。而我們對於這種記載，則有我們自己的說話，即是約翰和其同時的工人看出了當時的譯經師同樣的特權。

我已經指出了當今美國的譯經師極快隨着歐洲底譯經師底著名模型，來曲解馬克思底明白記載。他們趕快將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曲說傳給美國人民。但是他們不一舉手去介紹馬克思的理論底自己的說明於美國讀者，雖然他們不斷地高談“公平交易”。他們有很多的經費，但是他們不肯費一分錢出版任何一本馬克斯的著作。反之，他們組織團體並費去萬千的銀元，是為達到以“雙十架”

(DoubleCross)給予工人而替代“公平交易”底目的。他們有很多的金錢出版如“The Open Shop”一類的反工報，他們能為全國經濟聯盟，合作社附屬公司，國民工業聯盟，全國市民大同盟費去無數萬金錢。這一切組織僅有一個目的，即是對於信實的勞動組織底破壞或削弱與乎對於勞動階級底奴役。

假如磚壁上有一個洞，你能從磚壁中看得見嗎？譯經師底理解中有一個大洞；在他們的假裝的愛你和他們的“Open Shop”底狂叫中，有一條深刻的裂痕；在他們對於你的教育底殷切和他們阻礙你瞭解你的勞動和他們的財富間之實際關係底真理中，有一條鴻溝。

早昔的工人如約翰曾起來反對過這種意見，在牧師統治的埃及之下指明工作原是罪惡底補償。他們稱工作就是生命，不是死滅，是幸福，不是苦難。他們主張工作應該大家分担，並不是祈求神恩免除苦難之少數特權者加諸多數人底神造的苦難。

近代工人起來反對從上古和中古的統治者傳下的觀念：即謂勞動是一種低劣和下賤的活動；稱

爲資本那別種東西是勞動底優越者：生產階級應以生產物底最大和最好的部份，讓給所謂資本那東西底怠惰的所有者。他們要求勞動應由全體分配，所謂資本這東西不應存在。

假如我要採用譯經師的胡說，好像覺得該說勞動是資本底唯一正當的形式。但是我不想去採用。那是過於奧妙的神祕，那可以解釋爲與我所指的恰恰相反。對於正在力爭肅清傳統思想底疊惑的曖昧之工人，不好採用這樣含糊的語言。

然而對於一個那樣乖巧的譯經師，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他的特質就是要去撓曲對於未受訓練者底籠絡，曲解勞動和資本底這種連系是毫不足怪的新鉤連。

世界上最古的文明東印度，不是已慣於曲解大宇宙底自然單元是世界精神底玄妙的超自然的單元嗎？牠不是已將簡單的和自然的社會分工變爲隨着“精神”底種種程度之玄妙的階級分化嗎？牠不是已想由養育這些不同的“精神”底勞動並禁止勞動混合於死刑或劣於死刑底階級喪失，來無

限制地延長這些“精神”底子嗣，並保全自然階級對於經濟階級底統治嗎？牠不是已圖謀頂有效的方法來不斷地分裂被壓迫的工人階級使其自身衝突，使被壓迫者一致的謀叛成爲不可能嗎？

爲要理解如何在愛美孫對美國讀者解說印度神祕學者的幻想的一元論那時候，印度神祕學者立即歡呼愛美孫(Emerson)是他們自己的愛美孫；並不須去相信任何有意識的謀叛。水可以找出牠的平面，化合力可以結合，但是我們應留意這些因果。

半世紀以來，美國的印度波羅門教弟子正在美國培植神祕教的種子。“新思想”到處尋求與東方的神祕教接觸。如婆羅門弟子一樣，美國的神祕教徒在理論上稱揚一切東西底統一，但在實踐上，是把這統一用作一牀毛毯，用牠掩蓋統治階級願意曲解之根本差異底任何普遍的俗解。很投機地，成萬的東方人底移徙，幫助他們推廣了這神祕教底曙光，開創者便能安然在這曙光裏從事他們的黑暗交易。除非這是很顯明的和不能制服的，只有實在的妄說能使人民莫明究竟，纔沒有東西足以

防禦他們的侵犯。

就是從來不曾注意除去被誤解底一切可能性底革命作家，如何可以容易順從反動的利用？現在可在費特門（Walt Whitman）底例中看得出。他的工作是對神秘教教條提供一種易于搗碎的理由。我們聽見這位革命的呼號者被稱為美國的創造者（Nishuu），並且他的草葉（Leaves of Grass）又被稱為“世界精神”之吠陀經典的（Vedantic）光榮。表面上是激進的而骨子裏是反動的大批出版物，都是用這奸詐的理由來掩飾，並且是供飄泊的智識份子底烏合之衆底文藝宣傳物。這些智識份子為革命激動着，但與革命的無產階級不發生直接關係，因為害怕無產份子的銳利的感受力磨去他們的強盛。然而這種階級似的擯棄，不曾防礙他們要求無產階級革命中底領導。

其他許多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特別是中間階級底無產階級化的份子，都被誘入這個神秘的謎裏，並被引誘去區分他們的精力於社會主義的真理底宣傳和神秘儀式底信奉中間。在神秘儀式的